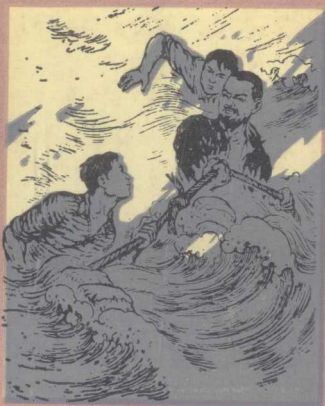


漁魚崗



革命故事
GEMINGGUSHI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鲨 鱼 岗

天津市汉沽区革命委员会
革命故事创作组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鲨 鱼 岗

天津市汉沽区革命委员会
革命故事创作组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5/8 字数55,000

一九七三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七三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0

统一书号：10072·401

定 价：0.20元

目 录

鲨鱼岗	赤 峰(1)
雪 夜	高 礼(21)
工农一家	何 作(30)
两封感谢信	风 华(39)
红纓鞭	以 璐(50)
脚 印	以 璐(63)
军民桥	石 岩(78)
一篮鸡蛋	赵宝昌(87)
信	流 源(92)
渤海前哨的红小兵	杜学青(102)

鲨 鱼 岗

汉沽区双桥子公社大神堂大队 赤 峰

鲨鱼岗，是渤海东南方七十里的一道硬沙岗，这道岗长达十几里，宽二、三里，整个形状就象一条大鲨鱼横在海中。这道岗，不露出水面，上面是左一道右一道高低不平的钢沙板和水流湍急的岗下渠。随着海浪的起伏，硬沙岗时隐时现。这里，无风起浪哈哈笑，有风浪烟如怪吼。过去，人们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鲨鱼岗上无鸟飞，
上岗别想活着归。
为了糊口去卖命，
渔民尸骨成了堆。

要进鲨鱼岗，只有一条狭窄的水道——鲨鱼嘴。嘴口宽四丈余，中间是三道浅沙坝，这里风大浪猛小山似的浪峰就如半张开的席筒，浪峰过后，浪谷里能卷起一片浪沙。想闯鲨鱼嘴，就得

先跳三跳、蹲三蹲、卡三卡。如果这三跳、三蹲、三卡有一步走错，渔船也就变成了碎木板。因此人们都说：“要过鲨鱼嘴，不死也脱三层皮。”

三十年前，临近小雪的时候，渤海边岗湾村的渔霸张仁寿硬逼着李东海等五个渔工把装满私货的帆船从营口驶向天津港。李东海他们撑的是一条十吨级的又破又漏的小船，而渔霸张仁寿乘的是一条大船。一天，船行到鲨鱼岗，忽然东北风大作，海面上掀起大浪。那条小破木船，因年久失修，载重量又大，几个巨浪就给打翻了。狠心的张仁寿看势不妙，马上拉紧篷脚，扭头逃跑了。李东海他们撑的船被打翻，人也被打散了。后来，李东海好不容易从浪里钻出头来，正巧碰上一块漂着的破船板，就乘势抓住它，在岗子里东碰西撞。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漂到一块浅岗子上。他下半身泡在快要结冰的海水里，两腿都麻木了。整整等了三天，连个船影也没看见。他想：这么冷的天，哪里还会有船打这儿过呀！就是有船过，谁不绕着鲨鱼岗远点走！他狠了狠心：漂出去！反正是个死，漂出去兴许还能活。就这样，他抱着那块破船板漂啊，漂啊，漂了两天，才被一只山东小船搭救上来。后来，李

东海从山东要着饭往家走，直到年根底下，才望见家门。点灯时分，他进了屋，老母亲以为梦见儿子的魂了，不相信儿子还能活着回来。李东海含着眼泪给母亲讲完这段虎口余生的经历，母子俩抱着大哭了一场。从此，人们都说李东海是从海里漂回来的人，叫他“海漂”。

这一段暂且说到此处。下边咱还是讲鲨鱼岗和李东海。

五、六级的东北风接连刮了三天。渤海北部海面上，乌云沉沉，白浪滔滔。一条小木机帆船，“噗噗噗”喷着瓦蓝色的轻烟，穿风走浪，正从东北向西南疾速行驶。由于风大浪高，小船一会儿被推上浪峰，一会儿被摔下浪谷。

这条渔船是天津汉沽区岗湾大队向阳六号，船上满载两万多斤大鳊鱼，正从一二六海区往湾里赶。俗话说：“小雪不上坞，必定出事故。”明天就是小雪，按照常规，渔船必须在后天上坞。根据气象台预报，今天傍晚前后风力将加大到七——八级，夜间气温显著下降。如果延误时间，海岸近浅处结成冰絮，就会把渔船冻在海上。

掌舵的是一个年轻人，名叫李玉涛。在他旁

边坐着一个老渔工，年纪五十开外，面孔红里透黑。这位老渔工就是当年从鲨鱼岗漂出来的“海漂”李东海，现在是向阳六号渔船的党小组长兼船长，大家都习惯地叫他“李老海”。船上其他几个人，因为在大风大浪中行船，所以都死死地把背贴在舵把子上。

“玉涛，前面不远就是鲨鱼岗，推推舵，躲得它远一点，离岗近了再绕，横浪槽里船会出事。”老海一面巡视着海面，一面嘱咐着。

“海大叔，您就放心吧！”玉涛机警地环视着周围海浪的来龙去脉，很自信地回答着。

“注意！后艏有浪！”老海的话音刚落，“哗”的一声，一排巨浪由船尾爬了上来，海水犹如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向人们砸去。老海抹了几把脸上苦咸的海水，转眼看见船舱里装不下的几筐鳊鱼倾倒了。肥大的鳊鱼，随着船身摇晃，在左甲板上滚来滚去。他飞步过去，弯腰把十多斤一条的大鳊鱼，一掐一掐地撇到右甲板拷着的小舢板中。大家见此情景，也要过去拾鱼，猛听一声“后艏有浪！抗住舵把！”玉涛急忙紧握舵把，众渔工各就各位——“哗”的一声，一浪打来，——喊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海。别看他

在收拾鱼，对海面可从来没放松过。

老海把鱼安放好，回到原座，指着正西方向说：“那儿就是鲨鱼岗”。大家顺着他的手势远远望去，见那块海面确实不寻常，分不清哪儿是水，哪儿是天，是烟是云？模糊一片……

渔船在海浪中急驶着，船头劈开的海水活象两条银蛇。忽然一个渔工喊道：“船长，前面漂着一块木板！”

“玉涛，紧舵，靠近木板！”只要海面上漂着东西，老海总要看个究竟。

小船直奔木板而来，木板紧擦船舷象流星一样滑过去了。

“上面有字！写着向阳十一号，这是块盖舱板。船长，我看得真真切切。”渔工小赵说。

“哎？向阳十一号昨天就开始回湾，按说现在该进湾了，怎么舱板还漂在这儿，会不会……？”老海回头看了看甩在后边老远的鲨鱼岗，细细地琢磨起来：“向阳十一号船长李新生，人称‘虎子’，别看他虎头虎脑，航海可细心了，他会出事吗？”

“船长，前面又有一件黑长的东西在浪里翻滚，好象是棵桅杆。”另一个渔工说。

老海霍地站起来，命令玉涛说：“向那棵漂着的桅杆，靠！”

“船长，风紧浪急，有危险。再说，几小时以后更大的风又会刮过来，还是赶路要紧。”小赵神色有点惊慌。

“船长，这棵桅杆准是小船摆脱危险砍掉的。”一个渔工说。

“看个究竟，玉涛，推舵，靠！”老海一边盯住桅杆，一面怒视着狂风恶浪。

方才发现了向阳十一号渔船的盖舱板，眼下又看到这棵桅杆，大家都担心地自语：“千万别是向阳十一号船的桅杆啊！”

“会不会是向阳十一号船的桅杆呢？”老海的心抽紧了。他把两只眼睛揉了揉，借桅杆擦过船舷的一刹间，想看个清楚。“啊！不对，这棵桅杆是完整的，这就证明：是渔船遇难后，桅杆自动脱落的。从桅杆的长度来看，也不过四丈，这又证明：不是向阳十一号渔船的。”

“船长，这条桅杆不是向阳十一号的，咱们岗湾大队的桅杆滑车都是轻铁制的，这条桅杆上是木制滑车。”小赵抢着对老海说，然后长长地出了口气。

老海想：从方向、风向、流向上看，这棵桅杆是从鲨鱼岗方向漂出的，可以断定，有兄弟队渔船在鲨鱼岗出了事故。从桅杆上的绳索上看，还基本齐全，可以断定，出事的时间也不过一天一夜。今夜气温下降，遇难的阶级兄弟不能得救，就会冻死。他想到旧社会自己在鲨鱼岗的悲惨遭遇，想到毛主席关于“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伟大教导，他马上命令报务员，同渔港联系。一会儿报务员来报告说：“向阳十一号联系中断，解放军已派出炮艇在寻找。”

老海听完，马上命令：“准备推舵！打回风！”

“什么？打回风？”几个人不了解老海的用意，一时目瞪口呆。

“对！打回风！有阶级兄弟在鲨鱼岗遇险。同志们！时间紧迫，马上回鲨鱼岗抢救！听口令！停车！大推舵！”老海向全体船员们边解释边喊。

玉涛接着老海的指挥，借着大浪过后的水势，把船头“嗖”的一下扭了回去。可巧，船头正碰到后艄赶来的一排巨浪，只听“嘭”的一

声，震得船身一颤。随着浪沫飞向桅杆，海水象瀑布一样直泻后甲板，人们都好象扎了一个水猛子。

“加油！方向鲨鱼岗！”老海的喊声和机器的轰鸣声掺杂在风浪里。

风声越来越响了，向阳六号渔船，顶风逆浪，吃力地前进着。机器的排烟管冒着浓浓的黑烟，里面还夹杂着火星子，机器轰鸣的声音显得更加沉重了，渔工们的心情也更加焦急了。

老海想：“看样子大风要在傍晚前加大，离天黑只有三个多小时了，象这样进三退二地走，别说是三个小时，就是六个小时也进不了鲨鱼岗。我们的行动迟一分，阶级兄弟的危险就会增万分！”想到这里他心里火辣辣的，两眼直冒火。

“船长，小舢板舱里泼满水了，里面的鱼直打滚。”一个渔工很心疼地说。

“船长，我们马上淘水吧！”另一个渔工请示说。

两个渔工的话提醒了老海，他狠狠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脑门：“真是急糊涂了，装着这么多的鱼，顶风，顶浪，加顶流，船还不象个蛤蟆似的一

点一点蹲着走？现在，只有把鱼全部扔掉，减轻负载，才能加快船速，尽早赶到鲨鱼岗，帮助阶级兄弟早脱险。”想到这里，他大喊一声：“不用淘水，把鱼扔掉！”

“什么？舢板里的鱼也不碍事，怎么扔掉？”大家都望着老海惊讶地一动不动。

“把舱里舱外的鱼全扔掉！”老海看大家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又大声说。

“船长，不能扔啊！这是今年最后一船鲜鱼了！”一个渔工着急地说。

“船长，这船鱼要是扔掉，咱们高产船的荣誉就丢了，可不能扔啊！”小赵也急切地跟着喊。

老海见大家还不理解自己的意思，就解释说：“同志们，现在时间就是生命！遇难的阶级弟兄在等待着我们！鱼重要，抢救阶级弟兄更重要！为了帮助阶级弟兄早脱险，我们马上把鱼扔掉！”

“对！抢救阶级弟兄要紧！立即扔鱼！”玉涛紧接着大声说。

阶级友爱，情深似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大家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家立即打开舱

盖，把一条条浑实的大鱼抛向滚滚波涛中。

向阳六号渔船轻装后，立刻加快了速度。船头劈涛斩浪，越来越接近鲨鱼岗。离岗越近，玉涛心里越有些发慌。他看着这岗上飞舞着的浪花，如云似雾，船头总是摆不正。老海看在眼里，便鼓励玉涛说：“要镇静、沉着、勇敢！”

玉涛望着老海坚定的脸色，浑身也觉得增添了几分力量。但他毕竟是渔业战线上的新兵，这样的风浪，他还是第一次经过，便对老海说：

“海大叔，您来掌舵吧！”

“不！还是你掌。咱们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一定能战胜风浪，取得胜利。”老海的话，给玉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也鼓舞了全体渔工战风斗浪的决心。

前面已经和大家交待了，要进鲨鱼岗，先闯鲨鱼嘴。这嘴究竟在哪？虽说老海有经验，海路也熟，可是在这雾气浪烟的天气里，确实难找啊！

“靠岗近些！再近些！”尽管船身倾斜厉害，腰跨浪一排接一排地袭来，玉涛还是按着老海的指挥，紧紧掌着舵，躲闪着每一个拦腰浪。

渔船迅速前进着。老海的两眉拧在一起，两

眼搜索着周围海面，好象要把海底看透，把海浪看穿。浪沫飞溅在他的脸上，海水泼在他的身上，船身颤抖得厉害，这些他都不以为然。他只有一个念头：“快快闯进鲨鱼嘴，让阶级弟兄早脱险。”忽然，他用右手指着左前方，惊喜地说：“玉涛，看见没有，那就是鲨鱼嘴！”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只见嘴两旁岗上的斗鸡浪拧成一个个擎天水柱，翻上去，砸下来，此起彼伏，狰狞吓人。再看，嘴中间有大浪翻腾的一条水带子，前浪过去，后浪赶来，连续不断。两浪中间，露出沙坎。这就是进岗的唯一水道——鲨鱼嘴。

向阳六号渔船急骤地和海浪搏斗着。转眼的工夫，船已经到了嘴的东北角。这时，老海命令船速减慢。他和几个渔工望着鲨鱼嘴中的三道坎，一浪过后就露出来，还没有看清，一浪又打了过来。怎么办？就从这上面闯过去？虽说向阳六号船壳结实，不见得被三坎摔坏，可推船走动的螺旋桨比船底要低，如果螺旋桨的水叶被卡掉，机器就会变成一块废铁，船马上就会失去自控，其结果不堪设想。看到这种场面，几个渔工急得直跺脚。可是时间紧，又不容大家坐下来仔

细研究闯嘴的办法，大伙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老海。

“大推舵！加足马力！”随着老海果断的喊声，船头猛地偏了过来，对准鲨鱼嘴，冲了进去。船身骑着飞瀑升腾的巨浪，一跃过了第一道坎。

“停车！”机器的声音一变，就听“咚”地一声，船身剧烈一震，船底蹲到第二道坎上。还没蹲稳，后艄一浪掀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老海手急眼快，大喊一声：“加油！”船助浪势，浪助船威。船身一个旱地拔葱，飞到浪峰。随着就是老海一句一句的喊声：“停车！加油！”

“停车！加油！”随着老海的喊声，渔船好似鲤鱼打挺，在浪里上下翻腾。

上下几个回合后，鲨鱼嘴终于闯过去了。渔工们摘掉了防水帽，汗水和海水混在一起，从脸上淌下来，跳得蹦蹦的心，也踏实了点。

向阳六号拐弯抹角地在岗里窜着，人们都睁大了眼睛搜索着海面。老海用他多年的航海经验，在这飞云走雾的岗面上辨认着哪儿是岗，哪儿是岗下深渠。在这海浪飞腾的岗面上，艰难地躲过了一道道钢沙板，绕过了一条条凶险暗流。

“船长！西北方向有一条竖立的桅杆！船身好象泡在水里！”一个渔工用手指着说。

“船长，那儿还有一条没有桅杆的空船壳在浪里滚动着！”小赵也抢着说。

“是啊！玉涛！船头对准西北！”老海急促地说，连头都没有回一回。

离两只船壳越来越近，老海肯定地说：“那条有桅杆的渔船是向阳十一号，那条没有桅杆的渔船是山东渔船。”

“是他们！是他们！可是人呢？”小赵急得要哭出来了。

“啊！红旗！向阳十一号上有红旗在迎着风浪飘扬。看！红旗下站着十多个人！”玉涛惊喜若狂。

老海看到红旗下十几个人正在与风浪顽强地战斗着，心里马上明白了。他喃喃地说：“多么坚强的人们哪！”

为什么向阳十一号渔船和山东省的一只渔船一起遇难了呢？原来是这样：昨天夜里，风大浪急。山东省蓬莱战斗五号渔船路过鲨鱼岗时，船舵出了事故，被风浪打到岗上。临危时，他们燃起火堆，发出呼救信号。正巧这时向阳十一号渔